

史我日中楷題

蔡廷楷史

全一冊

定價大洋四角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編輯者 海上熱血男兒

發行者 上海書局

印刷者 上海印刷工場

總代售處 民強書局

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三月初版
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四月三版

九十軍訓話



九十軍奮勇殺敵



蔣光霽準備殺敵



濁河日軍大敗



張華浜日屍積



閩北中日混戰



八 字 橋 日 軍 中 計



吾軍
守候
敵軍



編 輯 大 意

東瀛三島，原屬同文同種，我黃色種人，在世界上有獨立國之資格者；惟中華與日本而已。

照理應該互相扶助，使黃色種人，漸漸的一同強盛，庶能保全生存，不致有白禍之患；那知扶桑三島，太不客氣，專想向我同文同種的中國進攻，歷年欺侮我國，而鬧成的懸案；不可勝計，手段愈出愈凶，去年九一八日，竟首先佔我瀋陽，殺我軍民，奪我名城，未幾而吉林，而黑龍江，悉歸掌握，不惜破壞國聯公約，反背世界公理，再進而攻佔淞滬，將我繁華之街市，炸毀為瓦礫之場，實為國恥史上，又增加了最痛心的一頁了！

不過佔據我東三省，乃係不勞而得來，數日之間，得地二千多里，意氣之豪，把我國軍隊，視為不敢與外兵一戰者，所以但料四小時能得開北，在一二八夜，突然偷襲，希圖也似東三省般的，容易得，佔領下來；不料我十九軍，不是東北軍，一經抵抗，屢挫凶鋒，使敵方屢易司令，大批增援，鹽澤打不進，派到野村，野村打不進，又派植田，植田難以勝，更派白川，竟用十餘萬，對付小小的開北，今開北雖失，亦榮矣哉。

假使我政府，早派援軍，使十九軍不致抽調無兵，那末，劉河決不致失，淞滬陣線，至今不致動搖呢？所以此次淞滬血戰，能以二萬餘人，抵敵數倍之衆之槍炮精銳的日軍，在對外戰史上，不可易得，因中日戰史焉。

目次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第一回 | 忍辱求全封閉反日會 | 無禮要求撤退十九軍 |
| 第二回 | 日司令誇口狂言 | 寶山路首先接觸 |
| 第三回 | 分兵五路黑夜襲閘北 | 奮勇殺敵炸毀鐵甲車 |
| 第四回 | 滬中委通電救國 | 各華董致函總領 |
| 第五回 | 眞如站打落敵機 | 八字橋黑夜大戰 |
| 第六回 | 野村中將變更戰略 | 英國工黨憤慨發言 |
| 第七回 | 攻炮台三路並進 | 斷手臂心尙殺敵 |
| 第八回 | 誘敵深入三面包圍 | 援救難民兩領出力 |
| 第九回 | 曹家橋血戰敗敵 | 江灣鎮陣線移動 |
| 第十回 | 廟行鎮晝夜大戰 | 十九軍移防崑山 |

蔡廷楷中日戰史

（海上熱血男兒編）

第一回 忍辱求全封閉反日會

無禮要求撤退十九軍

立國於大地之上、古往今時、那一國沒有外患、可是外患之來、皆由內亂去發了個請帖、特地請他光臨的、千百年前的外患史、大家不會親眼瞧見、不必翻出史鑑來多講、單說我大漢民族、自從國體變更革民成功以來、連年內戰、你打我、我打你、無非爲了自己地盤問題、可憐多少好男兒、替軍閥們做了犧牲品、多少槍砲子彈、打死都是自己同胞、元氣受傷、國力損減、於是向來抱有野心的三島、矮邦、老實不客氣、向我東北方面、殺將進來、第一個計劃、乃是奪佔遼甯、該地軍隊、奉有上峯命令、敵來即退、拱手讓人、大好河山、不到數天、却到了矮國手掌中去、自古以來、失地之速、要算這一次東三省了、馬占山跳出來、與矮軍打了數仗、終感孤軍彈乏、只好退守（海倫）我國民氣、便即沸騰起來、羣起請願、要求政府

出兵、收復失地、那知政府、一心想靠國聯會、可以仗義解決、公平處斷、始終不允出兵、張學良更將關外軍隊、盡行撤退、連得錦州都不肯死守、竟把整個東三省、歸讓矮國、奇恥大辱、孰過於此、小百姓們有拳無槍、只好羣起抵制矮貨、因矮國經濟恐慌了、或可稍減其凶暴、稍殺其威武、數月以來、轟轟烈烈、大聲疾呼、抵制仇貨、各市各縣、皆組織了反日會、預備從經濟方面、制彼死命、日兵不退、仇貨不買、矮國別的不怕、就是最怕抵制二字、因為他們的出品、大半銷到我國來、現在不相交往、他們國內的工廠、也只好停頓起來、在我國做買賣的日商、一致叫苦、皆向他政府呼訴、上海的日本領事、欲替他本國工商界、恢復原狀、就提出取消反日會的要求、他說限在二十四小時內、你們中國須自行解散這反日會、要是過了限期、日本軍隊、便要自由行動了、這種語氣、你瞧何等強橫、何等猙獰、可是上海市府、終算逆來忍受、耐氣求安、果把出於愛國運動的反日會、加以封閉起來、宛曲求全、一致於此、百姓愛國、也受壓制、我國未亡、而民衆已嘗亡國痛苦無異咧、啊呀、愈想息事免爭、愈會變生不測、歷來矮奴、乃抱得寸進尺之心、見

軟便欺的手段、反日會封閉以後、我國只道滿了暴日的慾望、再也沒有戲法可變了、啊呀、矮子肚裏肥搭多、接受了市府答書後、日領（井村）、他表面上聲稱、對於答書、甚爲滿意、不料暗地裏又與海軍司令議成鬼計、由日海軍部、連夜致函市府、要求開北華軍、連夜退出三十里外、否則、爲保護日僑生命財產計、也必出於相當手段云、市府自從送達允書到日領後、親眼聽見日領、表示滿意、那可認爲決無意外發生的了、誰知日海軍在萬家燈火當兒、又送到這封氣求退兵書來、這真好比、青天裏打下一個霹靂來、上海市長、未免大吃一驚、幸虧他乃派經驗宏富、幹事老練的人材、受驚之下、連忙定住心頭、當下急請十九路軍長（蔡廷鍇）總指揮（蔣光鼐）淞滬警備司令（戴戟）、以及在滬要人、在市府即開緊急會議、討論日海軍部要求的條件、當由（蔡軍長）首先發表意見道、日本凶暴、欺我太甚、強佔東省、殺我軍民無算、這一筆賬、尙未與他算過、却又轉其凶鋒、意圖擾亂全國商務中心的上海了、今番日海軍要求我軍撤退、便是從封閉反日會而來、實因我方、太屬軟弱、矮國便得隴望蜀、一步一步的進逼過來、假使我軍今夜撤退、只怕明日

開北已入矮軍掌握矣、暴日處心積慮、久思在上海得一租界、大約就在這一次上、希望試驗一下呢、警備司令也跳起來憤怒道、中國的土地、駐軍不駐軍、何能由他國來干涉、橫暴凶狠、莫此爲甚、開北駐軍、決不可後退的、市長嘆道、總之國勢積弱、處處吃那矮子虧、實在不少、兄弟也知開北是中國土地、中國軍隊、怎麼不能駐紮、真是絕大的笑話了、不過不幸的要求、今已送來、倘若果真鬧出開戰事情、開北精華、定遭不概設想、而全國商務、亦遭停頓、我國所受之損失、定屬驚人、政府所以不肯與暴日宣戰者、就怕一支動、百支搖、日本是出名喜歡搗亂者、一經開戰、我國沿海各地、定必先遭敵機的蹂躪、在百姓方面、但怪政府不肯宣戰、其實乃是政府思慮周到、顧全百姓的意思、如今答覆的限時、行將滿屆、到底怎樣去答覆日海軍呢、當下蔡蔣二氏又商議番一語、乃對市長道、不如如此如此、且看明天有沒有變化發生、市長依計、立即預備書信、送往日本海軍部去、一面（蔡軍長（與（蔣總指揮））、也立回開北司令部、急召部下師旅團長、開會議事、把日海軍要求十九路軍撤退一事、宣告一遍、諸將聞聽、莫不氣憤填胸、齊聲痛罵暴日、

輕與矮奴拚命、從前日軍、尙在關外、我軍欲思殺賊、却感道途遙遠、如今矮軍、到上海來動手、正是給我軍、一個殺賊的好機會了、末將等不願後退、但願殺賊、蔣蔡二氏、稱嘉諸將道、衆位有此血氣、將來定可爲國增光、預料殺賊的機會、就在今晚開始呢、當下對各師旅團長、而授機宜、在各路口佈防的哨兵、不妨後退一二里、但日人本爲鬼計多端者、難免今夜便來偷攻、以達那佔奪關北的夢想、我軍正可多殺幾個敵人了、又用長途電話、咨照吳淞要塞司令、以及各地駐軍、一致鎮靜預備、以防日兵襲擊、且說上海的日軍司令、名喚（鹽澤）、乃是一個少將、這幾天、早在司令部中、與部下或日僑等、商議進佔關北、將來藉此開闢爲日本租界、一有租界、商人便有穩固立足之地、日後商務、益當發達、但進攻關北、諸位料來、要攻幾天纔能成功、日僑等七張八嘴、各說各見、有的說、只稍打三天、一定可以攻進、有的說五天、包可成功、也有說、須打十天、也有說須打十五天、（鹽澤）聽罷、忽然大笑道、諸位所料、與本司令不全、本司令敢大胆說一句誇口話、此次不打關北則已、若打關北、不過四小時足矣、何必要數天纔能成功、那却太把中國

軍隊重組了、你想多門師團、二天之內、能佔奪數千里地土、照此比例、區區的關北、不是四小時夠了麼、衆部下衆日僑聽了、個個拍手致賀、但願謹如司令之言、將來的福利、是可有無窮之望也、（鹽澤）早已定下進佔關北的癡望、在發出要求撤退華軍的數日前、已經在暗中預備動手的手續了、那天（鹽澤）司令、開到市府果然封閉反日會、這一來、沒有岔兒可找、於是又想出要求十九軍撤退三十里的紊亂條件、知道如此條件、中國方面、勢難答允下來、只要不答允、便可藉口進兵了、（鹽澤）在司令部中、十分得意、桌上放着太陽皮酒、排列着滿台、他心腹將官、也一全坐在旁邊暢飲、（鹽澤）忽而唱歌、忽而大笑、酒興上提、大有顧盼稱雄、不可一世之概、此情此景、大如當年（曹孟德）在赤壁之下、飲酒賦詩一般、那知正在快樂的時候、（鹽澤）忽然頓改歡容、連喊不好、更把桌子擊了數下、旁邊陪飲的將官、不免突然吃驚、不知司令想及什麼事、以致改喜爲愁、忙即詢問原因、不知（鹽澤）、果爲何事、忽變歡容、本回上不及交代、且聽下回分講罷、

第二回 日司令誇口狂言 寶山路首先接觸

却說日軍司令（鹽澤）、誇下大口、稱爲四小時內、可以進佔閘北、他目光中、看到我國軍隊、都像東北一樣、只會打自家人、決不敢與外國兵對敵的、從虹口分路進佔閘北、預料華軍、決不敢抵抗、那不是三四小時、可以解決了吧、單把日本的飛機軍艦大炮、早可把華兵嚇跑、想到得意之處、當然酒興更濃、忽笑忽歌、表示出欣快的狀態來、可是（鹽澤）、他在海軍中、已有好多年、在欣快的當兒、仔仔細細、加以一想、不由大吃一驚、列位、你道（鹽澤）、想到了什麼一會事麼、原來便是想及十九軍、向有鋼軍的美譽、不比從前（孫傳芳）的軍隊、大半都抽大烟、在戰場裏也可躺下去過癮可比、倘若接觸、鋼軍不比別路軍隊、容易對付哩、如此看來、四小時進佔閘北、只怕靠不住呢、手下軍官、詢問司令、緣何忽變歡容、究屬爲誰、（鹽澤）暗思、這還不能說明的好、一經說明、兵卒反生畏怕不前之心、因對軍官道、本司令一飲過量之酒、神經必感不安、故而有種種可笑的行動、但

好在一刻兒、即能清醒過來、手下軍官、那裏知道司令的心事、當一月二十八夜、虹口的司令部中、十分忙亂、上海日僑、婦女小孩、皆上日兵輪、男子皆到司令部聽令、命他們二小時內、立去改換華人裝束、日僑千餘、頓時到虹口一帶、購買衣服鞋子、竟把好幾家鞋店內的積貨、頃刻之間、銷了個精光、幾家衣莊店、也是如此、但該處商民、瞧見這種景象、認爲不是好預兆、日人購去大批衣鞋、一定大有作用、上海戰禍、似不遠哩、當下也有幾家、帶了些細軟東西、逃避到橋南、以作防患於未然之舉、二十八夜九點鐘光景、日司令部內、來來往往、忙碌非常、日僑都編爲便衣隊、各人發好手槍子彈、或是炸彈、(鹽澤)司令、親自向他們演說道、衆位同胞、你們在上海經商、皆有好多年了、對於進攻開北的路線、大概一定很熟悉的、今晚進攻開北、須靠衆位做一做引導員、將來成功論賞、日皇一定不會虧待的、中國的軍隊、他們決不敢與大日本抵抗哩、況有萬餘海軍陸戰隊、有精良的軍械、更有許多飛機、便足以寒中國軍隊之胆了、衆日僑一致歡呼道、但願旗開得勝、今夜成功、爲帝國建新基業、造成上海以後的新局面、皆我司令指揮大功、又大

呼了帝國萬歲、靜聽司令分派、（鹽澤）司令、表面裝出得意氣揚揚、好似閩北十分之九、已到手掌中一般、當下拿出幾張上海最詳細的地圖來、却並不是印刷品、由日人親自去繪成的、進攻閩北的路線、在地圖上、已經用紅色表出、當下先向便衣隊發令、一路由寶山路進攻、一路從虬江路襲擊、一路從川公路進窺、一路從把子路前進、一路去奪天通菴車站、每路派便衣隊二百名爲嚮導、海軍陸戰隊、卽跟在便衣隊背後、帶有小鋼炮、機關槍鉄甲車、偷偷摸摸的行軍前進、蓋想趁黑夜無光機會、較爲容易進兵也、每隊派有兩個指揮、一個是陸戰隊的指揮、一個是便衣隊的指揮、各路分派出發後、當有航空隊隊長、詢問（鹽澤）司令、今夜進攻閩北、何以用不及咱們航空隊麼、（鹽澤）連忙對隊長握手道、並非並非、因爲本司令、預料中國軍隊、不敢抵抗外國兵、今夜若能佔奪得到、將來的閩北、就是歸於大日本的了、那又何必從事破壞、豈非破壞到自己頭上不成、假使不幸、今夜不能成功、明天就當有請航空隊爲帝國出力了、航空隊隊長唯唯稱是、此時日領事、以及日方要人、皆有司令部中、等候接到勝利的佳音、（鹽澤）司令、與領事祕書等、